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張莊僖文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逌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張莊僖文集卷五

明 張永明 撰

家訓 計三十五條

内訓

婦有四德一曰婦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工婦德不必才名絕世也其在清貞廉節柔順溫恭是為婦德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其在浣滌脩潔行止端莊是

為婦容婦言不必辯口利詞也其在緘默自持有問斯荅是為婦言婦工不必伎巧過人也其在勤攻紡績善主中饋是為婦工此四德者婦道缺一不可凡女子居家未嫁時父母當以此訓導之

外訓

男子立身天地間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朝夕體認實踐躬行萬善百行皆從此出如農夫力田下了穀種則禾苗發生自然秀實人能全此八者出則為朝廷

之良臣處則為鄉邦之賢士即至貧極賤亦不失為畎畝之善民何施不當何用不臧哉其他智術權謀行險徼倖縱獲利益取快目前實叢怨之府基禍之媒也吾子孫其勉之戒之

孝父母

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忠孝一理君親大倫故能孝於親必能忠於君由此而弟長刑妻信友無往不宜無施不當若人子一不孝根基既失百行瓦解名雖為

人無異禽獸人非鬼謫交萃一身喪無日矣

父母在堂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服勞奉養愉色婉容事必禀命遊必有方此外凡可承顔順志者當無所不用其極

子之養親當日思順適其意致親心之悦豫大凡高年之人其心懽樂疾病必少中懷憂慼則易損天和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嘗着彩衣為兒童戲正以此也

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怡

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承奉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壽
算綿綿皆孝感所致也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或稍為存卹此父
母天地之心也諸子或以為不平此殆未之思耳若使
我貧到此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為人子者不可不諒
儻父母不存則兄弟饑餒其責在我將誰委乎此一思
之妬心自息矣

宜兄弟

古人有言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令人不善處兄弟者大都為妻室所譖若能洞燭此弊兄以恩下流弟以恩上接些些小之物彼此讓之些小之氣彼此忍之此心一立得定雖長舌之婦敢出一言乎

大抵兄弟不和則子侄不敬子侄不敬則宗族疎薄宗族疎薄則奴僕挾主為讐矣如此則外侮紛沓誰其禦之故曰五臟不和為必死之病兄弟不和為必破之家可不慎諸

大抵兄弟不和則己之諸子更相視效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我之諸子和同須以我之處兄弟者示之欲我諸子之孝於己須以我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腹得無饑乎天寒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其天性友愛至老彌篤千載之下令人景慕無窮也

正夫婦

閨門之内風化所關夫義婦順各有其道平居必敬愛如賓恩義不使相掩或寵妾棄妻或貴而忘賤或富而忘貧此夫行之薄貽譏士林見憎戚里夫綱失矣或不孝公姑或離間兄弟或悍而凌夫或妬而致夫無子此婦行之惡義所當絶黜之宜矣萬世夫婦準繩當以關雎為法

擇交與

與剛直人交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善柔人交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味美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信夫

大凡狡獪之徒能恃强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為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内既奸巧外常柔順子弟責駡狎侮絶不為意子弟因而親愛之他日家長身沒後引誘子弟為非者皆此等人也唐史有言妖禽孽狐

當晝伏息自如得夜乃為之不祥正謂此曹也擇交者宜慎之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先正之訓誡為格言擇交者當玩味之

訓子孫

昔柳玭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此言凡襲祖父廕庇者所宜書紳

徐節孝曰養子弟如養芝蘭即積學以培植之又當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甚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

嚴繩之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家之零替可立待焉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禮義家之興也可立致焉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以此為念

睦宗族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一脉譬如大木枝葉分析本同一根故彼榮則吾榮彼辱則吾辱不可二視之

也凡子孫有富貴者須顧恤宗族宗族中有窮者賑之有乏者賙之有婚喪不能舉者助之盡吾之力量濟彼之緩急萃渙以為同聯疎以為戚此非厚族屬實厚吾祖宗也如是而子姓觀法有不興孝興弟者未之信也

馭僕從

凡收養僕從當取其謹愿朴直甘苦任勞之輩不可收便捷猾佞生財興利之徒其謹愿者一時雖不見奇後來實無禍患其便捷者目前雖覺快意然生事為非招

殃惹禍玷我名節壞我家聲實由此輩導之不可不慎也

公卿士大夫之家臧獲輩每每藉勢淩人遇有與人爭鬬相毆者主人惟歸罪已僕不必辯其是非則爭者氣平而僕者莫逞可解目前之非而兼杜日後之釁吾自筮仕至今垂三十年無一與人鬨者守此法也夫小人雖愚亦有知覺何敢與宦僕抗於此不明主人之昏遁於僕人之横矣兒曹謹識之

僕從大小皆人子也為主人者宜恤其饑寒節其勤苦療其疾病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如臂指有不當意先誡諭之誡諭不從然後杖之則恩威並至自無凌分之失亦無背叛之心矣不可過為嚴激使之無所容也

端家範

古人治家之道以身教為先為家長者必躬行仁義謹守禮法先立標準下觀而化無一不歸於正矣堯之九

族敦睦亦自克明峻德始此正家之根本也

朱晦翁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禮保家之本造家六禁妻妾無妬則家和嫡庶無偏則家興婢僕無縱則家尊嫁娶無奢則家足農桑無休則家溫賓祭無惰則家良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謀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為詞說又能鼓動人稍不防閑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隣里之怨爭皆此

流搆之也甚至為賊之導為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勤學業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逺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學者之大戒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浮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

將復何及也

司馬温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下帷絶編迨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誦習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昔中牟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年三十而周

威王師之夫矢之速也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人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躭晏安此猶迅矢之止扵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力本業

天下之民各有本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扵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扵技

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貨財此四者皆人生之本業茍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不能此四者謂之浮浪遊手之民衣食之原無所從出不為盜賊必為流移一旦陷於刑辟小則鞭撻肌膚大則編配絞斬破蕩家産離棄骨肉方此之時欲為四民之業何可得乎

崇儉約

儉德之共也能崇尚儉約深自樽節省口腹之欲抑耳

目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以損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煖而不必華居處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賓客可脩禮而不必侈如此則一身之求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憂故富者能儉則可以常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饑寒豈不美哉

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不能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儉者奢之藥奢者儉之病奢者多

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牧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張文節為相自奉甚約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宜少益之公嘆曰據吾所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況今日之俸豈吾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積陰德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於積善積不善以必字斷之以其感之必應也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此誠天地不易之理蓋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報人有一二惡未必便有惡報然今日作一善明日作

一善積之不已人欽神佑福慶必來今日作一不善明日作一不善積之不已人怨神怒禍殃必至故聖人繫易又申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成名即慶也滅身即殃也豈惟身名已哉易之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尚及子孫也可不畏哉

語録

余平生所學惟守忠信篤敬四字以此存心即以此誨人以此教家即以此治國未嘗須臾離也

今人責人則嚴責己則恕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聖賢之學不過如此

吾人受形天地各有定分窮通得喪斷非人力可圖惟在檢身體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者

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邪正之介日

當凜凜也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禄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壽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自古及今莫之能違也可不戒哉

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其為小人故曰終身行善猶不足一日為惡自有餘

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人能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人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減矣

凡作事謀其始必當慮其終不能謹始慮終任意妄為後難收拾自貽伊戚矣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

皆只是一傲字便做了極惡大罪的人吾人可不重以為戒

人非聖賢不能無過君子恐己之有過聞人之議己則樂受而思改小人惟文飾以掩過聞人之議己則忿嫉以强辯此賢愚所由判也

以言譏訕人此學者之大病非惟損德亦且基禍不可不戒也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

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方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要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寛寛則恕恕則仁矣

以德感人而人不之感者皆吾誠之未至於人無尤也

吾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亦不為喜雖毀謗之亦不為怒然後可以當大事

凡應接間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日未能有善無惡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為所鄙薄矣

昔文靖公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頽垣壞壁不以為褻家人勸治第宅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必其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李公可謂達識矣

陳希夷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驗

事無大小皆不可茍且處之必盡其道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至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行義則禍不至

凡處天下事先要心平氣和則無往不宜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英氣甚害事渾厚不露圭角乃可大受

語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傳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今有居高位乃以芝鹿為獻諛辭希寵者吾甚恥之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須有主張不可因彼之擾擾而搖惑遷移方是大手段

每日應事接物須體認仁義禮智信五者體認得真則

行無差錯

薛文清曰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此可為立己持身之要

責己者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責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范文正公張忠定公心事光明正大故其事業顯著當時名譽流於後世今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

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曾子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

記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因天之道與地之利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珍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忘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人能操心則義理昭著而不昧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至為清議所少

凡成大事者皆從戰戰兢兢小心中來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足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可不慎諸

薛文清曰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能體此二字可以無大過矣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慰問之非謂致問於親便了吾事而謂之定省也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裋

衣皆用綾綺宜其顛覆之無日也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寛能制褊緩能制急謹言慎行是脩己第一事

一毫省察不到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昔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觀夫子之問子游之答可見為政者以人才為首務今之從政者自簿書錢穀之外地方之賢不肖漫不究心不知得一賢者而禮重之其不肖者自化矣其於

風敎豈淺鮮哉

凡人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而事不困

分內之事一毫不可諉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惟正足以服人惟公足以處事

凡處天下事識為先斷次之

薛文清曰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改圖之

學者不可無此工夫也

清心則見天理主敬則合神明

盛喜中勿許人物慮勿踐言盛怒中勿答人簡惟恐遷怒

無益之書莫讀不急之務莫營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己者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故不怨天不尤人

刑所以弼教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孔子謂期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髪不差今人責效旦夕者謬矣

教子弟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化

誠意正心强恕致曲皆是學者立本下手工夫辭受取與乃君子守身之大節不可不慎君子亦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談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曰存心不厚識量不宏耳

謝良佐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為惡之人天無不報之理近在己身遠在兒孫嘗觀往事毫髮不爽可畏哉

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亦不能必也

事遂心未可遽喜不遂意未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人須是一切世味多放得淡薄方是進道之基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能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流曠蕩此禍福消長之機關也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樹業享福悠長

張横渠先生曰纖惡必附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亦粗進德脩業者當以此語書諸紳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吾嘗三復斯語時為凜凜

邵子曰人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也此誠千古名

言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令人以帷箔之事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汚名至使父子兄弟之間難施面目損德折福莫此為甚戒之戒之

輕言戲謔最為害事善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趙清獻公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隣

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矣忍驅之乎命還翁居而不取其直

心不清無以見道志不確無以立功

古語云墻薄易傾繒薄易裂器薄易毀酒薄易酸所以凡事貴厚也

語曰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二言家家户户宜榜之門屏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事非見莫說念非善莫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言言實際

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要曰勤與儉

吾人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當以苛刻為戒

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巳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

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余嘗以此自省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秘閣書籍皆以兄疾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天親難割終不應召古人之高誼如此

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可謂能識聖賢之旨矣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重道守節原非兩事弟因勢以矯其偏耳

士人家切勤教子勿令詩書味短

教子有五要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

一不可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置近郭田千畝為義庄以養族人之貧者擇其長而賢者主其事公歿逾四十年子孫世守莫敢廢弛公之惠澤遠矣

范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宅營園圃以為佚老之所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之貧者若曹遵吾言毋

以為慮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遂貶監郢州酒稅古人之交誼如此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主敬為持養之要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勵捄藥必中其病

韓魏公為宰相每見文字中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唐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

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邑侯同江馬公去思碑記

嘗謂天生民而樹之君凡以人之也君體天人民之意于是設官分職俾置令尹于君雖逺而于民寔近于位若卑而于政甚劇葢雖未能上同宰相以共調鼎鉉之業而恐恐然以求允協乎民之麗者其艱重殆不殊於宰相之所効休者矣余亦嘗領縣事乃知令之難久也三載前天官衡曹愼簡厥職憫我烏程為浙西碞邑錫兹賢人以充厥任而同江馬公以辛丑進士迺膺是擢焉

君子于是知尹職之重而民休之大矣余近從言科之末雖遠父母邦然亦得之吾邑民而未詳也迨今乙巳夏仲寔我馬侯奏績之期先是司簡擢者廉聞其賢又預命以令陟任良以廷僚急于王躬之保而自不遑卹下邑失所天耳吾邑庠生朱應元輩素沐侯振作風是不惟同邑之養而尤兼出邑民之教也其恩倍則其思切顧我馬侯今日之去殆有不能為情者矣詣金陵持狀乞言于余以立石垂不朽噫余嘗歌甘棠每嘆南人

之情胡若是之不忘于召伯也要亦其所感者深矣後之視令亦猶令之視昔也馬侯之所以致去後思者不亦如其所感也耶余未暇道吾邑民之情且先頌吾邑侯之德馬侯之涖吾邑也已三年於茲矣勵精敏政寛涵厚敷恩以無施為先而民自休休于熙皥之天威以不肅為尚而民自俛俛于革心之化文以式丕為教而民自循循于封屋之醇以至表宅里以彰善殊井疆以癉惡廣儲積以賑貧良法美政耿耿昭昭在人心者蓋

有不能盡為揄揚姑舉其宏綱巨目載鐫載磨蓋不徒因石以存思而欲俾後之人因石以廣法馬爾雖然官以滿績為殿最而口碑甚于石碑使凡有司之在上而無所素感預動乎民將欲免于巷議不可得矣矧立碑以示久其將能乎傳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則民不可以私要而力得也其有明徵久矣是知馬侯愛民之心金石有弗渝也故吾邑民戴侯之思有弗忘也朱子輩聞余言躍然而起曰是知所以為我馬侯之碑矣

江防方略序

歳甲寅余由江右叅藩擢河南總憲道經南樵適邑令北山子斬冦獻功休沐于官舍余因詢其大都焉北山子一笑道故且出江防方略二十事示余即夕張燕陳弓矢甲冑於席上命壯士作軍中樂與余飲於帳中矯矯乎洸洸乎綽有英士風也余甚嗟異之既為賦屏風十咏復漫為序端俾勝筭不置之無用如侯巴所云焉爾夫宇内之彦彬彬充位豈謂尠茂異奇雋之士乎哉

慕道真者遡江門究禪宗者采慧能綜藝文者嫓史漢
摛風騷者追黄初喜任俠者少田嘗尚智猷者輕户牖
然求其習兵善戰真能對壘擒敵者或罕覩記焉何也
搦管者流靖共于無事不强所未習以祈表見也北山
子以明經起家風采豁達殆翩翩士之雋也迺能躬擐
甲冑突冒矢石以屢建殊勲遡方渡江賊乘五巨艦奄
至麾下沮縮相顧有懼色北山子奮勇獨與二三蒼頭
各挽强弓駕輕舸迎擊其鋒連射十餘人皆應弦而倒

蒼頭亦且罵且射殊勇敢鷙猛可嘉賊望風潰走北山子乃命麾下囊賊首縛其生擒者獻俘于督府嗚呼奇矣奇矣未覩有書生而能效劍士之技如此也若自此重加推轂使當一面之寄必能提兵出塞與匈奴血戰射左賢王中肩刺右賢王墜馬如漢家飛將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余觀方略所陳其計畫皆有大過人者文事武備北山子固一身兼之矣傳云用為虎不用為鼠言豪傑係用否也人才不恒有辨論官材者當必有

鑒矣

玉溪包公暨孺人俞氏合埜墓誌銘

路南守包公暨厥配俞孺人令終於家其嗣應科持縪泉凌主政狀哀踊過我溪山甲秀庭中執我仲子兆元袂號泣稽首曰應科罪極考妣不少延將以季冬月日為我考妣襄事敢乞若翁一言銘諸墓碣遂致書大梁辭甚悽悵蓋容秋社日適霜露既降時也余羈宦遊而且少文然以姻誼莫敢辭乃按狀而銘焉公諱大宇字

子涵別號玉溪者以其家挹江渚之秀也家乘分派來自南越縉紳冠蓋相望而吳中尤傑曾大父南山翁璿以仲子文璽貴封上林左監丞叔子文璽號雲岫生蘭谷君諱延年即公考考之配為嚴節推績所生女實公之妣也蘭谷與配俱蚤世公方七歲暨其弟碧川大夏皆未離襁褓大父母撫二孤恩與怙恃同然公穎悟不與衆伍甫長即善屬文補庠弟子員維時京所尉俞西野君見而異之乃喟然曰吾女髫稚解女孝經意習女

紅有容德不當擇此子作配乎遂合巹以歸二姓咼列水晶宫左右人咸以為茗雪濬祥而天作之配也公獲賢助益肆意文學蜚聲藝苑每與賢豪長者遊孺人主中饋以燕樂賔客雖勞弗遑恤也即有貧者公為解衣推食間有負逋者公輒焚券貸之孺人亦無難色且以餘力為治生計以故席祖父之業不替孺人之内助居多也公與孺人事厥大父母若父母而大父尋亦考終益孝養厥大母值祀事時舉極其腆潔公與孺人相泣

曰我有父母而不能一日養養我大父母而又不能同永也哀哉緣是公任家務頗劇兼以累試不第乃奉例卒業成均大司成甘泉湛公設館講學而公遂為弟子首倡湛公乃深器之戊申歳謁銓曹拜西城金吾歴官三月聲稱遐邇未幾大母溫以疾卒聞訃即痛哭流涕曰我非溫無以至今日溫非我無以終天年遠仕金臺無能侍養而且不能送厥終罪也遂如制承重奔喪與孺人居苫次哀毀面墨無踈戚而咸以孝稱服闋改拜

東城寰宇所轄居民受蠹公秉心執憲導利於民而豪右屛跡莫敢衝憲使嘉公才節數移檄旌之至其任怨不恤如狀所載具事者民有口碑未艾也歲癸丑公以運籌掄選董治重城底績錫以鏹寳文綺人以為榮三載課最應例貤襃厥考蘭谷公如公官而母嚴封為孺人丁巳歲以資深遷南城正使公益矢心戮力凡刑曹疑讞必牒公平反以是司府多以委重三載無寃獄無舛政民怙之若父母閩中陳公志海南雕公尚鵬太原

王公大任交章褒薦賢聲偉績愈洽朝野迄戊午重建大工大司空稔知公才廉乃發左藏檄公董之不拘以文法吏公視王事如家朝夕靡鹽及告成事大司空克稱厥心上其最於天子詔進一階錫寳凡三錫焉孺人隨是就封其賢孝良無負也己未八月再考厥績天官卿嘉其賢擢路南守公自筮仕東城迄今凡若干歲孺人晨夕執巾帨相規曰君子德業如寸絲尺帛一有間斷非成器也夫子勗哉公以為筮鑑然則公之德政在

燕而燕人頌之不衰者誰謂孺人之無補耶且路南為滇之遐陬思得賢牧以公德政在燕者隆施茲土則其膏屯起敝當不在龔黃之下也用是縉紳先生如太保吳公特加珍愛而宗伯養齋嚴公潯陽董公都諫龍峯王公祠部湖山劉公咸以詞章颺言餞諸祖道蓋壯公之行色也乃孟夏抵家居無何遘疾竟弗起以庚申之五月二日終命距生於正德丙寅正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五孺人以失所天當繼之以死即絶飲食哀號不已

甫三日若委蛻然者蓋產於正德戊辰八月二十四日減公二年以生逾公三日而卒然且出數千里之險而歸歿以寧嗚呼亦奇矣哉余與公締姻有年雅重公自妙齡以迨強仕居家歷官舉班班可徵狀非溢美也尤異公為奇男子孺人為賢哉母居同里生同時而令終月日亦不甚遠嗚呼亦奇矣哉公之子應科娶太學生慎南野女科始育有異稟長遊膠庠篤志嗜學克繩祖武非公與孺人厚德所鍾曷克有此女三長適雉城朱

繼奎次適丁大章次適兆元為余之仲媳也應科以嘉靖辛酉正月初九日合葬考妣於南麓祖塋之側余為銘以系焉銘曰有山天目兮崔嵬蒼蒼有水苕霅兮紆迴洋洋山川鍾滙兮濬發其祥篤生賢士兮厥配斯臧律身樹績兮芳躅彌昌韜輝斂福兮相繼云亡瘞玉埋金兮山高水長冀爾振振兮令緒無疆

耕隱楊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耕隱楊公諱鳳字儀之余外翁也世居烏程之西市耕

讀為業公有隱德而未顯因號耕隱以自寓云公生平沈毅剛果獨立不撓恥與流俗脂韋者伍人有急則慨然周之過則侃然面折不少貸而又接物必謹飲人以和終身不設城府居家儉勤凡所服御樸如也一方稱為長者有陳太邱王彥方之風元配孺人沈氏系出邑東之雲村家世舊俗孺人性淑婉採蘋職饋事姑婞以孝聞相耕隱公起家每有不給脫簪珥佐之和處妯娌時號為婦宗公艱舉子孺人欲為置媵公弗許止一女

甚珍愛之嘗私語曰吾兩人所依倚將在此女矣女生有貴徵必為擇佳配得一快壻是無嗣而有嗣也孺人亦心然之偶先府君桂軒公素與公友善一日同飲姻家適聯席各語及兒女事公曰吾止一女生有異徵頴慧凝重逈不與羣女埒欲覓一佳壻未得也先府君曰吾次兒孕母腹時夜夢一鉅星入室光甚燦又一金甲神人傍立母問此何星荅曰是汝次子也母驚覺不移時兒産矣公因問郎君何庚甲先府君曰生於己未九

月之朔令八齡矣公曰長吾女四歲兩公各相慶賞席終彼此別去詰旦公踵門謁先府君覓兒觀之先府君握余手出見公眄睞良久颺言曰此兒不凡後當大貴顯鉅星之兆不虛矣遂許合卺焉夫以百年婣媾不煩媒妁顧以兩尊人命決於頃刻間豈非天作之合乎余年十八補郡庠弟子員尋贅公家公不吝諄復指誨每以大就為期亡何先君謝世先慈史太夫人在堂時伯兄南寧公以選貢上公車余旦暮自外家奔走勉承事

母太夫人亦幸無缺繼而余設幃授經一時名士如錢憲輩咸受業門下得脩金以備資斧公與孺人亦周旋賚予以給篝燈之費意至渥也亡何公亦逝去余遂迎孺人與母太夫人同寢食共起居母太夫人長孺人一歲孺人以齒推太夫人以妹道自居太夫人亦儼然居姊道忘其為内外賔主焉甘旨之奉溫凊之節一責重於内子楊夫人肆予得下帷憤激潛心卒業嘉靖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筮仕蕪湖以至衆藩江右皆奉孺

人偕太夫人與俱分朝廷斗升之禄以孝養慈帷者垂二十餘年亦稱大愉快事而公與先府君禄不逮養痛哉嘉靖戊午孺人享年八十有三母太夫人享年八十有四先後卒於家時余從事大梁躃踊奔訃哀毁幾絶奉母太夫人之柩合窆於棲賢山祖塋之側隨卜地奉公與孺人配葬於康山為之立石垂不朽示子若孫春秋祭掃一如先府君與母太夫人公所稱無嗣而有嗣者信不誣也嗟嗟公識余於童時教養周卹不殊已出

而孺人内訓亦同母太夫人共為和丸故余獲徼一第循陟八座總憲朝宁斤斤不越尺寸者疇非公與孺人之所貽哉余與楊夫人生三子一女俱守清白世風與壻竝英英露頭角而諸孫繞膝者絡繹又疇非公與孺人之流澤不既哉余欲求名筆以識不朽而公與孺人潛德逸行隱約弗彰惟以子壻奉膝下記憶獨切故敢誌其顛末云系之銘曰公之德雖隱而不彰而完真抱璞足表一鄉孺人之行雖不越幃房而敬戒所埀婦順

明章公與孺人之嗣雖不協於熊祥而嗣之以女子壻

銘勒永揭於康山之陽

祭郭靜齋封君文

於乎高世之行或隱於蓬衡表俗之雅養晦於無營則

天必篤生達哲以炳發其休聲是固屈伸循環之數若

執左契以取盈而發端肇迹恒遡代以含精若靜齋先

公之德真有大造於當世而逃其名者與於惟先公灤

河溫洛實鍾厥英孤標芳度邦國可楨𫖯潛真抱樸獨

結林壑之盟推誠履讓守甘谿白之貞似疑於仁賢之弗耀矣孰知取名之廉者乃得數之厚居身之約者為佑啟之閎一傳而子越我天卿春藻裁玉堂之錦氷鑑持萬國之衡不有過庭之訓而誰玉其成再傳而孫鵠峙鸞征謝家之寶樹林立令公之琅玕壓楹不有燕貽之澤亦何自而能盛然則公之有所不為者既足藏用於一身而流光於後昆者益奥衍而章明其於令子卿階追步年雅同情盖嘗斂衽公之高致於蒼松白石之

趣而又襟佩公之家教於玉陼天署之榮今也數之偶窮公其逝矣章縫韋帶莫不以慕于天卿者慕公之深而又以悲夫先公者悲天卿之煢矧吾同志休戚與并掇春蘭以告潔焚檀若以升清雲黯黯以無色淚漾漾而難傾神洋洋其如在情鬱鬱而莫呈公其顧之哉尚饗

祭戚都諫文

嗟玄聖之萎絶兮言喧豗以失真緊俗學之滋蔓兮紛馳騖于多門雖豪士其信姱兮徒攬㴋于辭林崇靈根

以好脩兮孰内照夫余心幸鉅儒之倡道兮闡心學于河汾揭靈筌以訓士兮教易簡而無垠何南譙之孕秀兮君復紹其芳塵披石蘭與杜衡兮蚤巳紉夫幽馨暨振翼于天津兮葢同心而有隣爰相觀以長善兮士侁侁其如雲趨青瑣以囊封兮每抗論于楓宸辭彩仗而歸來兮秉姱節于世紛蓀才猷而安貞兮馳芳譽于縉紳予假道于兹土兮接餘懽之慇懃挹桂椒于華裾兮聆咳唾之德音仰風問之峻茂兮冀嗣見而恒親方緘

書以惠我兮忽捐館而訃聞慨賢哲之凋落兮傷吾道而沾襟聊陳辭以祇薦兮魂彷彿而來歆

祭閔午塘宗伯文

緬惟束髮與翁締交意氣相洽攜手遊遨兼以弱孫幸為門壻蔦蘿附松姻好無替翁擅文譽蚤躍龍門蜚聲翰苑操觚演綸翁躋清華纂脩國史旋晉宮寮榮膺金紫喬遷宗伯直哉惟清典兹三禮望重留京時無幾何文成萋菲養高林下宜膺遐祉忝補晉陽歸聞遘疾匍

匐登堂弗能面覿繼聞漸愈實慰我心詎知長逝後會無因峻級崇階語爵則貴桂子蘭孫語福則備翁存既榮翁殁何處我哀彌深念玆姻契嗚呼尚饗

西林八景 為張郡侯賦

太行分秀

壺闗勝槩冠平陽佳麗支分自太行喬嶽暉含山谷秀餘芬映帶水雲鄉顒瞻梓里青螺遠翹望隣封翠黛長羡爾歸來吳郡牧西林醉酒任徜徉

漳水合流

交漳上黨水沖瀜翠漲瀰漫落遠空分處源流同且異合時涇渭異還同横塘漁笛溪山外隔岸鷗羣煙雨中珍重達人無底事月明鼓枻笑春風

佛嶺摩雲

層巒聳峚勢千尋中隱西方祇樹林甘雨已聞青甸足晴霄又見白雲深岧嶤仰止天邊暗縹緲平臨磵底陰佛力從來能變幻誰云出岫本無心

鸞坡積翠

繁陰佳秀滿林皐翠積鸞坡入望勞大塊文章榮草樹陽春明媚現雲蒿東風有意來芳境遊子無心折寶刀到此便須為樂地任教對景醉葡萄

藥王勝會

廟貌森嚴尊俎懸方春齊禱藥王前壺闗士女聲傳唄梵刹僧伽口吐蓮蠟炬煇煌焚寶篆氤氲傾倒擲金錢善因祇為來生結遲看旋登兜率天

北極靈神

九天玄武舊尊神祠宇崇山近北辰劒佩拂雲旗旐黑

龜蛇出匣印符真披緇自古昭靈應擢髮于今得正因

任重後人齊致禱榔梅歲歲報先春

郭公神異

赫赫威名羨郭公金身隨處顯靈聰不教輕俠多生慢

祇為雷霆一擊功白簡朱楹驚魍魎緋袍碧殿吐霓虹

只因神武多徵應伏臘黔黎拜禱同

洛女仙飛

雙娥洛浦奮雄飛遐舉翩翩上紫微漫道乘鸞歸玉女浪聞鼓瑟屬湘妃凌虛天闕雲為駕步月蟾宮羽作衣千載仙踪如可作不徒太姒嗣前徽

贈少司寇曾前溪南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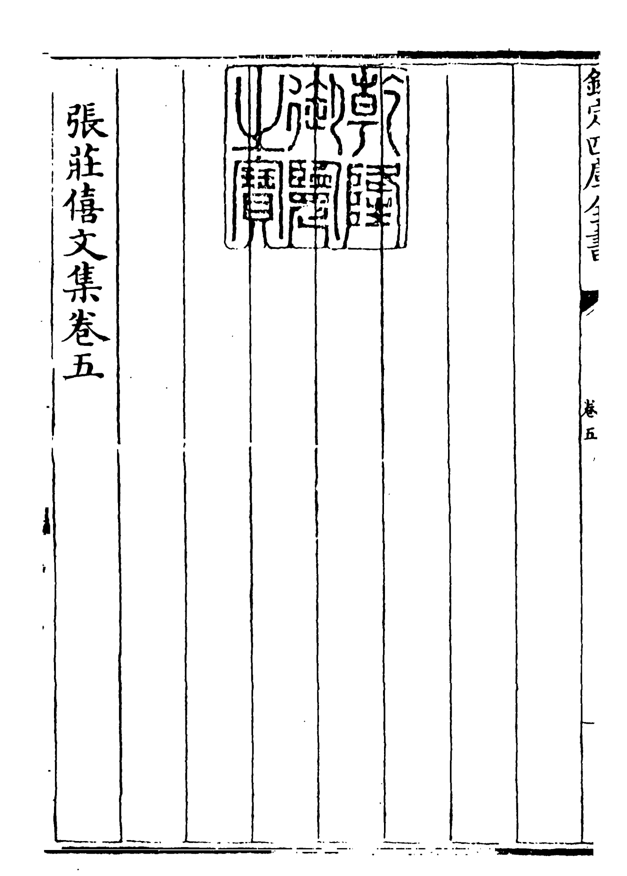
世講投情三十年赤墀環珮共朝天羡君義氣驅千古愧我官聯躐後先疊疊驪歌燕水北悠悠雲樹劍江邊滿輪物色詢黃髮龍卧東山未許堅

遊南樵別館次壁間韻

別館弘開倚碧峰重來飛絮滿晴空十年草綠王孫夢幾樹花紅佛子功亭帶野香經暮雨橋連雲壑臥秋虹故人攜我清虛境地主兼逢氣味同

題右山詩卷

南州翠巘鬱糾紛別有仙居向碧雲宇結青蓮浮景色門隣丹壑藉氛氳木將矯翮叅鵷闕



張莊僖文集卷五